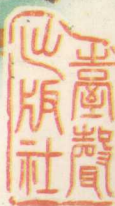




屠龍書生



屠龙书生

卧龙生 著

台 声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香港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卧龙生的一部最新力作。

它通过出人意料起伏的情节引人入胜地描写了一代青年奇侠康燕南惊世骇俗的侠胆热肠与绝世奇功的历经坚难屡获奇遇在隐世高人的指导帮助下，和黑道群魔、地魔阴君、苍头魔姑展开了慑人心魄的殊死搏杀，粉碎了九新王野心和阴谋……。

故事扑朔迷离，曲折惊险，既有武林群雄间的殊死搏杀，又有挚爱与仇怨等感情纠葛，表达了正义终究战胜邪恶，本作品溶武侠言情于一炉，悬念迭起险象环生扣人心弦读后掩卷不忍……。

第一章 无敌大盗

月黑风高，大地沉寂，时当初更，突于居庸关口同时行出五骑千里快马，马上坐的是五个男子，面罩黑巾，一律玄色披风，箭装紧束，谁也看不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唯有第一骑个子不高，略显年龄不大外，其他连人带马都是一色黑，毫无特征可资分辨。

五骑飞驰如电，竟能于一夜之间到达北京城的西山脚下，第一骑忽于是刻举手一挥，立即停马不进，只听他回头示意五骑立刻团团围拢，并低声道：“唐横，这次我们都得要特别谨慎，你与云扫二人进库下手，仇天巡守皇面正面，贡下把守皇库后面，凡有来敌，你们四人都都不许出地动手，一切由我亲自阻挡，成功后，你们先奔西北，待摆脱追骑后再转往江南，到达江南时，要立即将库金铃记毁去，化整锭为碎金，之后，火速由康记钱庄出名发放贫苦百姓。”

他身边第一骑恭声答道：“大公子暂时不去江南？”

前骑点头道：“清廷这次被劫，必定以全力搜捕，我要留在京师观察动静，稍后几日再下江南。”

第三骑上前问道：“属下等如被追及，红货恐怕难保安全，大公子能否护送一程？”

被称为大公子的第一骑侧顾他一眼沉吟道：“红货决不能放弃，数十万江南灾民全靠在此次能成功去救济，然而我也只能挡住城郊一刻，过后就要看你们全力突围了。”

最后一骑急急接道：“对方如只九门提督衙内那批高手，属下等自信还可以对付，假设追骑中竟有龙、虎、金、殿四大卫在内，甚至还有两大国师出马，属下等不要说保红货，就是本身脱困也是万难，这点，大公子有否顾及？”

大公子突然带转马头沉声道：“如有四大卫士出马，你们就直说是‘无敌九剑’手下，但不许透出我的真正姓名，他们必定因惧怕而自退，至于两大国师，他们已于三日前下辽东去了，你等无须担忧。”

四骑黑衣大汉闻言之下同声应是，立即随他驰进了一座枫林中。

俄顷，枫林内突起五条黑影，趁着大风浓云的深夜，如腾空飞马般翻进皇都，目标直奔紫金城内皇库而去。

是日清晨，整个北京城陡增了一股空前未有的严肃气氛，内外各城门尽为御林军把守得水泄不通，普通军民人等，一律不准通行，凡是大街小巷，充塞了宫廷卫士，无论王亲国戚，百官居民人家，莫不要澈底经过搜查。

同时，由外四门驰出了八十骑长程快马，马上坐的都是威慑武林的皇家卫士。

事情发展到中午后，消息全都哄动了，传言皇库内竟于一夜之间被劫去黄金三十万两，甚至于牺牲守库卫士二十七人，为一年来五次京城劫案中的最大一次，康熙老佛爷龙颜大怒，现已严命全部皇家卫士出动搜捕，并降旨天下各府州县的文武衙门限期破案。

一连三日三夜，京城内的搜捕工作完全失败了，嫌疑犯虽捕了三百多名，但在审讯之后却没有一个是皇库劫案大盗，结果只押下与该案无关的三名武林大人物，其一是武当

派有名的玉虚真人，他竟是武当派掌教真人之师兄，号称江湖四仙剑之一，第二名为关东武林最享盛誉的“天王指”赵超圣，第三名为“漠边大侠”沙士龙。

奉旨主持这次破案最高人物为康熙皇帝第四位御弟，此人是文武百官视之如五殿阎王的人物，他就是四亲王觉罗寿荣，当他讯得真犯无着，而被捕者竟是武林声誉甚隆之人时，居然亦降尊道歉，待如上宾。

四亲王府位于都城铁师胡同，规模宏大，门禁森严，出入者莫不是高官显爵，经常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是日更形繁忙，自晨至午，凡因案来参见者，简直是络绎不绝，计有各部大臣及皇亲国戚，其中以五亲王、八亲王、贞贝勒、多贝勒、西定郡王最为焦急。

四亲王自接圣旨之时起，他竟昼夜不眠的坐待书房，急躁的等候各方面消息，直至前一时止，他已经过三昼夜未曾休息，送走各部大臣及西定郡王等待，留下五亲王和八亲王、贞贝勒、多贝勒，还有九门提督黄焕昇等重要人物。

众人随他到达花园内一所淡雅的大书房中座落后，四亲王立叫家将召来三人，那就是玉虚真人，关东‘天王指’赵超圣，漠边大侠沙士龙等三位江湖义士，经四亲王介绍之后，两位贝勒既九门提督亦起身礼待甚诚，寒暄中，五亲王叹声向玉真人道：“仙长乃道门高士，武林名宿，鹤驾所及，遍达宇内，定知“无敌大盗”为何许人也，都城五次遭其劫，皇上龙颜大怒，祈仙长指示机宜是幸。”

玉虚真人面向关东‘天王指’赵超圣和漠边大侠沙士龙望一眼，起身为礼，念了一声无量寿佛道：“不瞒王爷，贫道这次远赴漠边和关东，邀请赵施主与沙施主进都之意，就

是为了查探无敌大盗的来龙去脉，然经半月以来，谁料毫无线索可得，承王爷下问，真使贫道无可奉告为愧。”

五亲王闻言大惊，正色道：“以仙长云游之广，尚不知该犯为谁，看来此案定必相当棘手了！”

关东‘天王指’赵超圣移动了一下坐姿，沉重的道：“草民这次进都，途逢大国师于古北口外，据说该犯不止一人，第三次抢劫时，是否还经多贝勒爷亲自追及过？”

多贝勒显曾失手于大盗之手，只见他尴尬答道：“该批大盗确有五人，另四名很可能是其中之一的手下人物，是晚虽有明月高悬，但因对方都蒙有黑巾于面，相貌未露，观察非常困难，惟其内有中等个子之人，武功高深莫测，剑术超卓不群，现在想来，该犯可能即为盗魁无疑。”

漠边大侠沙士龙接口道：“草民与龙卫士是多年知交，深知罗大人武功有不同凡响的造就，据说虎卫士项虹大人，金卫士伯都大人，殿卫士彭章大人等功力更属卓绝之士，但不知因何未将该大盗制服呢？”

四亲王闻言沉吟一声，圆睁虎目道：“沙义士不要提了，那都是一批饭桶，这次如再空手而归，本爵非奏请皇上将其革职不可，第四次遭劫时，该四员曾将该犯困于大和殿内，谁料被其全不费力的冲了出去，当时如无本爵亲自赶到，几乎连皇上圣驾都被惊扰。”

九门提督身居臣僚之位，在座者除了三位江湖义士外，可说是非王即侯，他虽有满肚子意见要说，但却又不敢乱开口，只在一旁默默静听而已。

八亲王文雅寡言，半天不发一言，惟多贝勒适时接道：“四叔，听说妹子今晨进宫去了？”

四亲王点头道：“她要请求皇上准许其亲自出京探案，不知皇上能否准行。”

多贝勒欣然笑道：“妹子如能亲自出马，大案必破无疑，皇上方面没问题，怕就怕在娘娘不许啊！”

四亲王似对其女非常爱护，闻言含笑道：“你妹子自蒙皇上恩认公主后，宫内自娘娘以下，一日也不能无她，说起来娘娘那里真还是个问题，但因案情重大之故，有皇上许可了，娘娘也不敢阻留。”

玉虚真人肃然起立问道：“王爷所提，莫非即为清华郡主？”

四亲王哈哈笑道：“仙长也知小女之名？”

玉虚真人正色答道：“武林公认的‘无双玉女’，贫道那能不知，三年前大会天下武林于江南，郡主一剑镇群雄，江南四公子尚且不敌，真正是名闻宇内，四海同钦。”

四亲王闻言更乐，大笑道：“得仙长一言夸奖，小女也值得骄傲了！”

正当四亲王笑声未竟之际，忽听书房外响起一声银铃似的娇喊道：“爹，你老在背后说我的短处吗？”音落入随，从门外闪进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明眸皓齿，貌若天人，满身红装，映室生辉！

四亲王一见，欣然起立大笑道：“公主回来好极了，快来见这二位武林尊长。”

来女定是所谓清华郡主，只见她嫣然娇笑道：“哟，原来有玉虚道长、赵大侠、沙大侠在座，这真是难得请到的大人物啊！”

全室之人都因她是皇上的义女之故，莫不同时起立相迎，

玉虚真人连忙接口道：“公主数年未履江南，恕贫道久疏问候。”

清华郡主娇声让座道：“道长、沙大侠、赵大侠，快请坐，咱家最喜欢随便。不要太客气，爹，你老怎么了，连五叔、八叔也站起来了……”一顿之际，面对多贝勒贞贝勒道：“两位道长可别呆在这里了，皇上有命，火速进宫候旨！”

大家坐下之际，多贝勒问道：“妹子，皇上有什么急事召见吗？”

清华郡主摇头道：“皇上未对我讲，你们快去罢。”

四亲王目送两贝勒告退之后，急向清华郡主问道：“皇上准许你出京了？”

清华郡主点头道：“皇上倒是许可了，但被娘娘阻了一阵子，然因事情过于重大，说来说去也就放行啦，但却不准我单独出京，除金贝子和玉贝子随行外，还要荣华妹子和富华阿姐伴行，这事不知五叔和八叔的意见如何？”

五亲王看八亲王皱眉道：“既是姑娘有意，我们岂敢不遵？”

荣华郡主和富华郡主可能就是五亲王与八亲王之女，只见八亲王叹声道：“荣华武功虽可去得，但却毫无江湖经验，五哥，你富华又何尝不是一样。”

五亲王看了清华郡主一眼笑道：“有公主携带，危险相信没有什么可出，惟江湖风霜雨露只怕她们受不了啊！”

清华郡主忽然娇笑道：“五叔别给侄女戴高帽子，同时也别看轻荣华妹子和富华姐姐，别认为你们过了半生戎马生活，经过无数次刀山剑林，论江湖门道并不见得到那里高去，不瞒你，荣华妹子和富华姐姐都是第九次出京了，你们

作爹的还被瞒在鼓里啊！”

随皇伴驾，无日清闲，五亲王和八亲王可能真不知自己女儿一切动态，闻言之余，无不面面相觑，都觉诧异不止。

四亲王一见大笑道：“你们两兄弟还要管什么国家大事，连女儿怎样出门的都不知道，可见管教不严之一般啦！”

清华郡主娇笑道：“爹，你老也别说得太满意了，我的动态如不是每次向你禀告，难道你能知道一点点吗，得啦！天下乌鸦一般黑，都差不多哩！”

三位老王爷闻言大笑哈哈不禁，似都被其堵住嘴巴了，这时才听九门提督黄焕昇恭声问道：“公主这次出京，是否专为‘无敌大盗’而行？”

清华郡主点头道：“圣上将下旨全国军民人等共破此案，凡能捕服该盗者，赏银万两，官封特级卫士，同二品衔随朝伴驾，圣旨将在明日早朝降下。”

她说着眼注漠边大侠沙士龙等道：“三位对江南四公子的家世是否略知一二？”

沙士龙悚然答道：“公主之意，此案与四公子有关？”

清华郡主含笑摇头道：“沙大侠不要误会，我只有偶然想起动问罢了。”

玉虚真人似已看出某种迹象不对，郑重接道：“公主曾与四公子印证武学，原来尚不知底细？”

清华郡主目射智慧之光，微微笑道：“我与彼等虽说印证一次武学，但却并未将其任何一人击败，江湖传言我略胜一筹，那都是讹传之误，那次印证之后，我深深感到武林人才济济，而以江南尤盛，四公子真不愧为绝世之士，然其四人各有莫测之长，武学之渊博，浩瀚如大海，如想凭友谊之

赛去探其武学根源，那真是谈何容易，更休想知其家世了。”

玉虚真人叹声接道：“四公子之武功来源实为江湖一大秘密，可说与当今各大门派毫无关系，不仅只此，他们天生傲骨，目空武林，甚至于各大门派毫无往来，贫道所知者仅其家世一二而已，其他却一无所闻。”

他停了一下续道：“四公子以敖世显年龄最长，可能有三十出头，其先人为西蜀望族，富甲一方，迁江南后，即定居于秦淮河旁，次为屠云飞，祖居青海，其富同敖世显，亦望族也，三为劳双鹤，年龄略小于屠公子，约二十七八岁，祖为长安巨商，同屠公子定居丹阳湖畔，四为康定野，他有兄弟二人，弟名康燕南，武功毫无所闻，文名只怕公主更清楚，总之一句话，他们都是江南巨富公子。”

清华郡主点头道：“康燕南的文名，可说比四公子武名更著，皇上于去年曾命吴翰林经召进京未果，竟遭其避而不见，其傲世之性，恐怕还甚于四公子！”

四亲王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认真向玉虚真人问道：“仙长，那康定野有多大的年龄？相貌是否超人之姿？”

清华郡主抢着道：“爹，你老问这个干吗？”

四亲王知道她心中会错意思，含笑答道：“清儿，你想到两年前为父那次遭遇吗？”

清华郡主愕然叫道：“爹认为那次拯救你老的是康定野？”

四亲王长长的叹口气道：“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回报，何况那次为父几乎死于天山啊。”

沙士龙和赵超圣闻言大愕，同时望着玉虚真人，似在看他有无耳闻其事，玉虚真人沉着的接口道：“四千岁那年遭

‘牛首魔君’行刺遇救，原来是一康姓少年，不知他说出了名字没有？”

四亲王叹道：“仙长也知本爵遇刺之事？可惜那少年散败‘牛首魔君’后，即匆匆离去，仅仅道出其姓，但其英姿华貌却永远嵌在本爵内心深处！”

玉虚真人道：“康定野现年二十三岁，不知与四千岁两年前所遇时是否相符？”

四亲王迅即摇头道：“时虽过了两年，但该少年当初却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并不似二十出头的形貌，那就证实确定是康定野无疑了。”

门外突起宏钟似的一声大佛号声，紧接着走进一个高大红衣老僧来，只见他哈哈大笑道：“千岁所遇那位少年施主却不简单，他就是半月内震动关外的‘屠龙公子’，又号‘晴空无影’，亦称‘一日千里’！”

众人一见，由四亲王率先起立相迎道：“大国师回来了，辽东消息如何？”

大和尚哈哈笑道：“原来有玉虚道友，沙施主，赵施主在座！”一顿之下，他急向清华郡主暨三王合十为礼道：“王爷们和公主请坐，辽东确如传言之乱，然后安岭一带更加无法无天，‘黑山神鳌’和‘兴安金豹’已成气候，势力庞大无比，好在是仅仅霸占武林。”

清华郡主急问道：“这二人本身武功如何？不知有无叛乱之迹象？”

大和尚合十道：“公主请放心，他们势力虽大，却无兴兵造反之迹，其二人武功都不弱于‘天山灵官’，‘牛首魔君’，和‘九天三害’，然其足下高手如云，竟较后者三方

更盛！”

玉虚真人试探道：“大国师兴这两大魁首有无印证过一二？”

大和尚哈哈笑道：“道友真是有心人，贫僧兴安国师弟曾各与彼等印证千招，估其功力剑术，贫僧自认毫无战胜之机，道友为武林四仙剑之一，何妨往访一试。”

玉虚真人微微笑道：“以大国师盖世之学尚说此谦话，贫道岂不闻声怯步了！”

四亲王深知这一僧一道并不对劲，岔言笑道：“久闻玉虚仙长曾大斗‘天山灵官’于玉门关外，结果至今传言不一，能否得仙长亲口一谈？”

玉虚真人笑而未答，却被‘漠边大侠’抢着接道：“那场难得一见的武林大事，幸被草民不期而遇，‘天山灵官’在那次几乎声誉扫地！”

大和尚接口大笑道：“天山灵官以其看家本领‘中天一指’险些难逃玉虚道友的‘天师剑法’之下，确是侥幸之至。

玉虚真人含笑道：“大国师过誉贫道了，‘天山灵官’的‘中天一指’确非等闲，当日之斗，贫道仍是馀悸在心，事已过去，不谈也罢，惟大国师所谓‘屠龙公子’、‘晴空无影’、‘一日千里’，难道真属一人之号？”

清华郡主显出非常注意的抢着道：“是啊，他在辽东一带作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大和尚哈哈笑道：“他打败了‘黑山神鳌’和‘兴安金豹’，这还不算轰动关外吗？”

众人闻言大惊，四亲王甚至站起来问道：“国师之言，定必无讹，但却从何获悉该少年就是拯救本爵之人？”

大和尚正色答道：“三日前，贫僧师兄偶遇他在居庸关外，因其所乘一骑蓝色异马非常稀罕而追求动问，谁料该少年性情大异常人，一见贫僧二人走近时，先发大笑，继则面如严冰，居然知道贫僧二人的皇上赐号，贫僧看出他心存敌视，随即传言师弟提功戒备，但事又不然，经他出言讥讽了半天之后，似觉贫僧等毫无举动而未出手，结果他自报字号为‘屠龙公子’，并以命令式的口气要贫僧回京时向四千岁代其问安！是时贫僧不明他与千岁有何关系，于是忍气动问，他冷冰冰的哼了一声说：‘和尚忒也噜嘛，你只说天山康姓少年‘寿荣老头’问安就得了。千岁，你老说该少年做到什么程度？’”

四亲王哈哈大笑道：“人中之龙，自与凡俗向异，好在国师没有与其动手！”

大和尚似感余忿未息，长长吁口大气道：“千岁爷，不是贫僧当着玉虚道友、赵施主、沙施主面前说泄气话，当日自他那一双大大的神目中射出来那股慑人魂魄的精光看来，其内功之深，简直如汪洋大海而摸不着边际，一旦出手，试问凭贫僧师兄弟合手，不知能否接下他十招！”

一室之人闻言大震，莫不心神动荡，玉虚真人问道：“大国师兄尚详记其容貌否，以往是否见过？”

大和尚摇头叹道：“功力到这他那种化境之时，其容貌无可为凭，美虽不能幻化出来，丑则可以一日万变，他如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凭表面谁也无能认识其本来真相！”

四亲王急问道：“国师当日所见如何？”

大和尚微沉答道：“他似存心卖弄一手，初见如二十岁的美极少年，未几一变而成瘦弱猿猴的中年病夫，末了竟变

成一个狰狞可怖的怪物，幸就幸在他卖弄之下，否则安国师弟的那种如火烈性怎能克制……”

他语虽未尽，意已明显，闻者莫不深知其情，沙士龙接口叹道：“莫非他是‘无敌大盗’的化身，如果，则劫案更显棘手了！”

大和尚接口道：“就是为了这点才使贫僧提前回京面圣的，此人底细一日不明，破案最好暂缓时日，如果使得盗案确属该少年所为时，那就非集全力围捕不可了！”

四亲王闻言不语，他已显出非常困忧之情，良久问道：“国师尚未朝见皇上吗？”

大和尚点点头道：“此事非先与千岁相商不可，因之尚未进宫面圣。”

清华郡主接道：“爹的意思如何？”

四亲王沉吟道：“还是凭皇上意旨为委！”

玉虚真人立向沙、赵二人递过一眼起身道：“蒙三位王爷恩待，贫道拟请告退了！”

四亲王起立道：“仙长和沙大侠，赵大侠欲往何方云游？”

沙士龙接口道：“草民之意，拟同真人和赵兄走次江南！”

清华郡主急接道：“那好极了，咱家也要动身了，三位如有什么重要耳闻目见，务请劳驾转告一声如何？凭三位江湖阅历，定腾他人万倍！”

玉虚真人念声无量寿佛含笑道：“公主过奖了，如有所闻，定必奉告！”

三人经三王及大国师和清华郡主送出王府后，立即直往

南出城而去。

黑夜降临，南门口相继又驰出五匹千里龙驹，三女两男，全作富家子弟打扮，去势如风，顿饭后，即扬蹄于京外官道之上。

那五人不要问，即为清华郡主、荣华郡主，富华郡主，以及金贝子、玉贝子，两位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龄，武功却还高过一切官庭卫士之上，他们都是皇亲国戚，名将之子，这次奉命出京，真如脱困蛟龙，名虽捕盗，实存一游天下之心，一个个莫不兴高采烈之极！

他们整整奔驰了一夜，第二日清晨居然赶到了定兴城南的清河店，走在最前的金贝子忽然勒住座骑，回头大声问道：“清华姑姑，落不落店？”

清华郡主一马接近道：“到固城镇再说，清河镇太大了，耳目众多，虽然无人知道我们是皇室宗亲，但也易于引人注目多疑。”

玉贝子冲到金贝子马前道：“得令！”

荣华郡主娇笑道：“阿玉抢功啦！”

五人边说边笑，同时再往前驰，马速如飞，何须一时，固城镇霎时多了五位贵客，落店后，大家刚刚吃完酒饭之际，金贝子一眼发现店门外驰过一匹黑色快马，这一见，立即引起他心中久存不去的大疑问，他也不向同伴招呼，冒冒失失的急冲出门就追！

清华郡主一见犯疑，立即招手道：“阿金怎么了？我们快去看看！”

另三人火速同她走到店外，八目齐扫，岂知竟已失去了金贝子的身影，富华郡主突见门口少了一匹座骑，不禁诧叫

道：“他是骑马去的！”

玉贝子立即回身会帐，返转时，三位郡主早已去远，他一见大急，飞身上马，解缰紧追，遥遥大叫道：“你们等不及吗？”

三女虽闻不答，去势更速，玉贝子不得已，只有扬鞭策骑，拚命追踪，但在追出三十里后，他忽然觉出有点不对，暗忖道：“糟啦，她们为何不走官道，专往山林方向干啥？”

远远现出一座森林，三女竟朝森林直冲而入，显然已察出什么严重事情！

玉贝子好不容易追进森林深处才将三女追上，急急问道“你们疯了不成，要干什么？”

清华郡主冷笑道：“你真有点糊涂了，你看阿金的马蹄印不正是从这儿去的吗，他可能是发现了什么线索了。”

玉贝子闻言大惊道：“他比我更糊涂，怎么单人独骑去追盗呢？”

富华郡主冷笑道：“这就是你们男子汉的一贯冒失个性！”

突然一声大喝起自前面高处，顿将他们埋怨之争打断，清华郡主急急道：“阿金追及敌人了，我们快去接应！”

她一马领先，火速穿林急进，霎时驰到一个山坡之上，森林未尽，举目难及十丈之外。

但闻左侧风声呼呼，立即勒马回头道：“大家快下马，左前面马不能去了！”

荣华闻声问道：“那面似已斗上，怎的未闻人声叱喝？”

她一面问着一面下马，无暇系缰，顺手挂上鞍桥，立随清华郡主追去。